

2024年元宵节,由青岛旅游集团出品的中国首部虚实结合大型沉浸式航海史诗音乐剧《寻梦沧海》正式首演。观众在品味故事情节的同时,也对这部述说青岛航海历史的文旅演绎项目赞不绝口。

青岛是一座三面环海的历史文化名城,享有“帆船之都”的美誉。作为一部诞生于青岛本土的航海题材原创音乐剧,除了波折的故事、震撼的视效,还在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中,传递着城市的文化灵魂,《寻梦沧海》以“航海”为主题,以史前少年贝、秦国航海家徐福、职业竞技帆船赛手齐鲲鹏为节点,讲述了原始部落对大海的向往、千古一帝的海洋之心、新时代青年的人生理想。以三个来自不同时代、却同为海洋追梦者的故事,尽显中国人探索、拥抱海洋的壮丽史诗。

“五千年前,文明的曙光开始点亮古老的中国,一本神秘的古书《山海经》记载,在东海之滨有一条黑色的河流叫墨水……”全息舞台上,随着一位白发老者的讲述,故事徐徐展开。古时墨水河畔先民贝、先秦时期的航海家徐福、经过180天无停靠航行胜利归来的齐鲲鹏三位主人公,演绎自古至今的中国人为航海百折不挠的毅力,述说他们敢于冒险、敢于开拓的精神,进而让并不连贯的情节在追求同一主题的氛围中发生了共融,让故事感更加突显。

戏剧冲突是指一个环境、一个难题或者一个险境出现在故事主人公面前,必须与之斗争并求得解决。戏剧的核心就是冲突,要让人物置身于激烈的冲突当中。《寻梦沧海》中各种矛盾冲突的展现面极其广泛,在人物与环境之间,不论贝、徐福还是齐鲲鹏,都无一例外地饱受惊涛骇浪和狂风暴雨的洗礼,经历过九死一生的历险考验;在人物与人物之间,贝和徐福远航之前都受到过不少来自部落和朝廷的阻挠和嘲讽,秦始皇曾一度下令严禁徐福东渡。在人物与另一组人物之间,徐福第一次东渡失败,不幸葬身大海的水手家属满怀悲愤对徐福攻击谩骂,甚至想置他于死地;齐鲲鹏在醉心于环球航海事业并全身心投入其中时,并不被人看好,有些人还对他冷嘲热讽,只有百病缠身的老父亲始终对他抱有殷切的期望,激励他鼓起勇气扬帆起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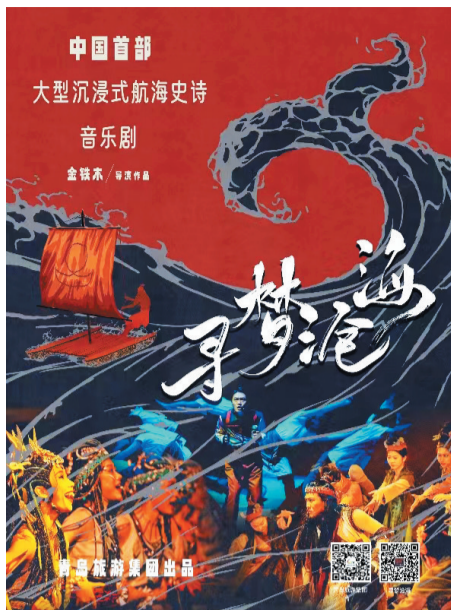
舞台人物形象的衬托手段,既可展现在两位主人公之间,也可展现在两个或两组次要人物之间。正衬是指同类形象以此衬彼,使得形象更为突出。贝、徐福、齐鲲鹏三位来自不同历史年代的航海家跨越时空齐聚舞台中央,直抒胸臆展开心灵对话。通过一场古今文明的相互交融,集中体现我国航海事业的辉煌历史。反衬是指异类形象正反互衬,以次衬主。徐福与赵高唇枪舌剑的“互怼”将二者截然不同的性格和立场展现得淋漓尽致:具有英勇无畏精神的探险者与口蜜腹剑的谄媚小人形成鲜明的形象对比,足以道尽人世间的真善美与假恶丑。

剧情结尾处情节陡转,令观众回味之前剧情的同时产生了新的理解与感受:秦始皇派遣徐福东渡出海的真实目的,并不是为了寻求能使自己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而是为了扬大秦威于海外,立万世之邦于天下。而威英雄霸的千古一帝与和蔼可亲的齐鲲鹏父亲,居然由同一位演员扮演。

一部精品舞台剧的诞生,不仅是主创人员与演员的心血结晶,也是与观众真诚交流的结果。音乐剧《寻梦沧海》用心用情又用力,全息影像沉浸式剧场让观众成为演出的一部分,能够充分调动观众的情绪,引起强烈共鸣,是一场令人震撼的演出。背景大屏上与故事情境相契合的狂风巨浪,伴随着舞台上演员的大声召唤,静坐在仿古大型木船座席区域的观众仿佛身临其境,在特制座椅的颠簸摇摆中与故事主人公一同扬帆入海,用航海的“代入感”方式去追寻蓝色梦想,这是现代新兴科技与传统舞台艺术完美融合的结晶。凭借“科技+文化”,创造性地将“航海”融入视觉、氛围和观演方式中,以满足观众对文化审美、视觉震撼、场景艺术的期待,为旅游演艺插上创新的翅膀。

在后奥帆时代的青岛,新的挑战 and 机遇接踵而至。成功创作并上演《寻梦沧海》这样大型的海洋题材舞台剧,能够极大提高城市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增强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向心力和凝聚力,推进塑造“魅力青岛、海洋经济”的城市品牌和“博大、卓越、诚信、和谐”的城市精神,使得这颗胶州湾畔的海上明珠绽放出新的璀璨光芒。期盼活跃在岛城台前幕后的文艺工作者,以更加顽强进取的昂扬斗志和勇攀高峰的饱满精神迎接新的挑战,创作出更好更多的文艺精品。

**作者简介:**陈敬刚,影视创作人,青岛市影视艺术家协会会员。



## 青岛出品《寻梦沧海》：扬帆远征五千年

◆陈敬刚

## 跨越时空的深情

——读杨文学的散文《鹅殇》

◆吴成斌

作家杨文学的散文《鹅殇》,刚一发表就被《读者》《散文选刊》等选载,累计已有百余家报刊选载,并多次出现在各地高考试卷和阅读训练中,至今依旧被读者所偏爱。

题目是文章的眼睛。一个“殇”字,奠定了文章的感情基调。“殇”有多种含义,其一,指战争中死难者的悼念;其二,指某种情感的终结;其三,指某种事物的结束。“殇”既有悼念战争死难者的意思,更扩展了更多含义,用于描绘各种生命和情感的结束。“殇”常常用在悲伤、怀念、失落的场景中,具有一定的文化、历史和情感的厚重感。“鹅殇”可见作家情怀,有一种厚重的怀念在里面。暗示了文章的内容和情感。深深的怀念贯穿全文。

经典美文《鹅殇》,构思巧妙。这从母亲对“鹅”的起名可以看出,“母亲为什么给白鹅起了一个名字:三。”可见,母亲拿“鹅”当亲儿子一样看待。因为母亲已经有两个儿子,按儿子的排序称为“三”。作家写道:“不论白鹅怎么闹怎么叫,母亲只要一喊:三!这只白鹅立刻就安静下来,似乎它也认准了自己就叫‘三’了,是我们家的一个成员了,而且地位特高。”这些精彩的铺垫,树立了鹅在作家和读者心中的地位。

母亲始终忘不了“三”。作家以细腻的笔墨,认真刻画了“三”从鹅黄到雪白的成长过程:“两只小鹅在她的精心喂养下,身上的黄色也渐渐地褪去了,慢慢地就成了浅白色,最后变成雪白色。”精雕细描,“鹅”的形象跃然纸上。

衬托手法的巧妙运用,把母亲与鹅的情感自然拉近。母亲非常看重鹅,把它当作自己的孩子,甚至超过孩子。作家的四妹常常羡慕鹅在母亲心中的地位。“白鹅成了母亲的耳朵。”“母亲对这只白鹅总是呵护有加。到了冬天,母亲就会在柳条筐里填一些柔软的山草,然后再将柳条筐放在一个避雨遮风的小棚子下面。”这些描写,无疑增添了情感的密度。

细节描写,拟人手法的运用,使文章妙笔生花。生动和灵性自然流露。作家是把“鹅”当作亲人来刻画的:“白鹅迈着方步,走在前面,我和母亲在它的后面走进小巷。”多么亲切,多么温馨,多么耐人寻味啊。

母亲和鹅是相依为命的。母亲有意多做点饭,还把自己喝的奶粉喂给鹅。母亲知道用菜叶调剂鹅的饮食。母亲把鹅当孩子来呵护,鹅也是通人性的。每次“我”回家,它都亲热地叫唤,亲近地咬“我”的裤脚。尤其母亲住院期间,母亲醒来第一句话,是询问鹅的情况。作家不惜重墨详细描写了母亲和四妹的对话,母亲仔细地“喂‘三’了吗?怎么喂的?喂了什么?”作家把母亲对“三”的呵护刻画得惟妙惟肖,以至于四妹都产生了嫉妒的心情。

作家杨文学流着泪,回忆了母亲去世前,甚至都想把“三”拉进医院以解思念之苦。“在医院里,母亲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鹅,你们给我喂了没有?四妹就说:早喂了。母亲就合上眼睛。四妹悄声地对我说:咱娘一天问了十八遍,二哥,把鹅抱进医院吧。”这些细节描写有力地渲染了母亲对鹅跨越时空的感情。

鹅是通人性的。母亲去世后,鹅一直不离不弃母亲给它搭建的小窝。作家深情地写道:“母亲走了,院子空荡荡的,白鹅相当孤单,我让四妹把它抱回她的家里好生伺候。可是,第二日,白鹅就丢失了,四妹找到它时,它正安静地趴在母亲的院门口。四妹将它重新抱回来,可是,第三天它又跑回母亲的小院。没办法,四妹只好天天来院子里喂它。”鹅对作家母亲的深情留恋,回荡在故园的天空。

环境描写信手拈来。“一个落叶纷纷的季节,我再次来到母亲的小院,当我敲响院门,我多么想听到白鹅的叫声啊,可是院子里静悄悄的,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我的心头。”预示着“鹅”的不幸结局。

鹅,被作家当作亲人来怀念。母亲亲切地唤“鹅”为“三”,尤其母亲去世后鹅萎靡不振,毛色不再那么鲜艳明亮。作家写道:“敲门,没有白鹅那熟悉的叫声,我慌忙推开门子,白鹅趴在母亲给它搭建的小窝里,瘦得只剩一副骨架了,白色的羽毛脱落了许多。”它不再好好吃食。在母亲去世三个月后,鹅,这个不似亲人胜似亲人的“三”,也黯然回归大地。至此,作家用深情的笔墨写道:“我把它埋在院子里的梨树下,随它一起下葬的是我的一串泪水。”作家的动作描写,娴熟准确的用词,恰到好处地流露着真挚的情感,感人至深。优秀的散文,都是以情感人的。唐代诗人白居易有云:“感人心者,莫先乎情。”《鹅殇》无疑是作家情感的真实流露,深深地触动了读者的心灵。

《鹅殇》通篇玲珑剔透,透着灵气。它怀念的不仅是鹅,是母亲,更是那些割不断的亲情和萦绕心间、挥之不去的对故园的深念。它是浓缩的、沉淀的乡愁形象的再现,绽放着人性的光芒。

**作者简介:**吴成斌,教师,媒体特约评论员。

《文艺评论》征稿邮箱:  
zaobaofukan@126.com  
请在标题中注明“《文艺评论》投稿”。(2000字+短视频评论)



扫码关注『文化青岛』